

旅英散記

心情

一九七八年九月尾，深秋天氣，香港熱氣還未消。我離開機場的時候，一群中學同學趕著來送機。上機後，心想，媽媽有沒有在哭，誰在旁邊安慰著她？這是第一次出國，未來幾年就是要獨自面對另外一個世界。

抵達倫敦機場，陰寒入侵，趕緊把放在旅行袋裡的毛衣穿在身上。旅遊車靜靜的駛往倫敦市中心，途中細雨綿綿，一些工人在修理路面，報販在車站出口擺賣，向疏落的行人招徠。香港是個殖民地，白人不是旅客就是英國來的華人公務員的上司，所以初見白種人在馬路上修築道路，幹粗活，心裡有一種異樣的感覺。車抵唐人街，發覺街道凌亂，且地處紅燈區之旁，唐人餐館夾著兩旁五光十色的性商店。橫風細雨，寥落淒愴，原來千里而來的，就是這個地方了，我心裡一陣悲涼。

第二天，坐火車到中部一個小鎮，大學的名字用了這個小鎮的名字，叫做Loughborough University。在大學辦好登記和住宿手續之後，我便獨自往外面的小鎮踱步。典雅的街燈，在落霞裡散著微光，兩旁潔淨而寧靜的宅第，散種著幾株蘋果樹，一個個紅紅的面龐，迎笑在淺淺晚風的搖曳裡，白色的窗紗，被柔風吹拂。我沒辦法不喜歡這樣的安詳。安詳，與前一天的悲涼，又何以差異這麼大？

行行盪盪間，我走進了一間超級市場，眼前是各式各類的乳酪、牛奶和餅乾，我倒是想看看有沒有白米出售，卻找不著，終於發現了，一磅、兩磅一包的，甚至用小紙盒裝著的。吃米在英國可能只是副食品而已！我再盤算各類食品的價錢，換算成港幣。為什麼這麼貴！若要省錢的話，恐怕天天要飲牛奶和吃蘋果了。終買了一袋蘋果回家，後來才知道這些蘋果是用來做蘋果批的，所以那麼便宜，又那麼酸。為免這種無謂的心理壓力，以後用錢逐漸不再換算為港幣，反而一英磅當一元港幣就好用不過，不時還有輔幣找回呢！

食物

宿舍食堂用膳，頭一個月還可以，因為好奇會令你樂意嘗試一切，以後就不是味道。英國人愛吃薯條，中學時代也在香港的麥當奴裡吃過，那時輕鬆寫意，其樂融融；可是天天吃，又要再作別論。炸薯條是英國人的主要糧食，此外是炸魚和蔬菜，他們煮蔬菜是別具一格的，把菜用大量水煮熟，然後倒去水，便可以食用。簡單是簡單，但跟我以前鄰居餵豬的食料煮法沒有兩樣。他們煮飯則多花一些手續：最先像蔬菜一樣，用大量的水煮，然後倒去水，把水分蒸乾，就完事了。煮出來一粒一粒的，生米也作平常。在食堂第一個星期用餐，什麼東西都加番茄醬，後來懂得洒鹽和胡椒粉。發覺原來鹽和胡椒粉也是別有一番滋味，鹽有鹹味，胡椒有辣味，總比沒有味好一點。

第二年，我轉到另一間大學，叫做諾丁漢大學（Nottingham University）並與幾位留學生搬進可以自己燒菜的宿舍，我們幾個可憐的傢伙，動手自救，笨手笨腳弄出來的飯菜，水準雖低，但總感到自豪不已，處女作嗎！

記得有一天，宿舍一位同學要慶祝生日，我們乘機駕車浩浩蕩蕩的，花了兩小時去了伯明罕城（Birmingham City）一間中國餐館吃餐。真了不起，每一道菜都頂呱呱，尤其是那碟蒸魚，只一刻工夫就剩了一條骨，侍者拿走碟子時，我們眼巴巴的捨不得看著那個碟——還有些少汁，可以送飯嘛！香港不愧是美食天堂，每位香港人都是食家。在香港長大，總有人跟你說，香港的食物是全世界最好的。後來我聽說英國的食物是全世界最差的。離開一個食物全世界最好的地方，每處地方都會比它好，去到一個食物全世界最差的地方，每處地方都會比它差。幸與不幸，我就是從一個極端的地方，去到另一個極端的地方。

英國人

以前有一本旅遊書，說如果你問路，被問的人甚至會改變原來走路的方向，帶你行兩條街，指點清楚你要找的地方才離開，又如果你攜著很多行李過馬路，隨時有人給你幫忙，這地方就是英國。不錯，英國人這一點很值得稱讚。此外，他們愛守秩序，處處都排隊，若不守秩序，則隨時會有位老太太挺身而出，義正辭嚴地當眾指斥你一番。他們以文明自居，警察也不用帶槍。

他們的禮貌和客氣，但有時卻流於外表，不容易親近。我曾聽過一則笑話，說以前有一艘郵船在公海沈沒，只有三個乘客能死裡逃生，游泳到一個荒島上，其中一位是如花似玉的女乘客，另外兩位則是男的。問如果兩位男的是義大利人，將會有什麼後果，答案是將會爲了美人而大打出手，甚至一個殺死另一個。但如果兩位是法國人，又有什麼事發生呢？那將會相安無事，因為他們可以分享。但假如兩個都是英國人，你猜結果又如何？結果又是相安無事，因為他們未經別人介紹！

英國人政治生活普遍，但王宮貴冑仍然存在；階級有分野，嚴守著上流、中產及勞工階級觀念。就是遣辭用語，也各持一端，這種社會階級的傳統特色，在二十世紀已不多見。

英國長期受到罷工、失業、經濟衰退所打擊，首相不時呼喚國人箍緊褲頭節約，以渡時艱。雖然如此，英國還是一個福利國家，每個人生活有起碼的保障，家計可以維持，自殺率也極低。

英國人愛懷舊，但好日子不再回來，曾幾何時——無敵艦隊，縱橫四海，領袖群倫，殖民地遍佈世界每個角落，英旗無日落。可是，今非昔比。傲岸的英國人，就連東方

那顆明珠也不保了。獅子老矣，尙能怒吼？過去的光榮，徒添一份悲鳴而已！

軼事

有一次，在中國同學會的敘會，遇見一位剛從中國來的研究員，想跟他閒聊，用英語當然不大親切，唯有粗著膽子，故意用說歪了的廣東話當作國語搬將出來。我問他習不習慣英國的生活，他好像莫明所以，沒有回答，但跟著他問我：「吃不吃飯」，我連忙答：「吃！不吃不行嘛」。我心下正奇怪他這個問題，突然旁邊一位新加坡朋友哈哈大笑起來，這朋友諳熟廣東語和國語，本來也摸不著頭腦我們的對答，後來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我的「刨冬瓜」（普通話）碰壁，把「習不習慣」聽作「吃不吃飯」。

提起中國來的學者，當年有一段典故——中國著名的數學家陳景潤正在我們的大學訪問，他平常忙於自己的研究工作，對於飲食衣飾，並不注重。聖誕前夕我和宿舍的同學一起邀請他參加我們的聖誕大食會。他倒客氣，結起領帶，帶著禮物前來，還給我們送聖誕卡。以後有空，他就來我們宿舍聊天，成為宿舍裡的熟客人了。記得在大陸曾流傳過很多關於他的小道消息。四人幫倒台後，他曾被宣傳成樣板科學家，而他卻對外面這種環境有點兒神經過敏，他需要的，只是一個可以靜心思索數學問題的小天地而已。

讀書

至於讀書，英國的環境相當好，他們一向對個人私生活的重視。每人可以有一個房間，關了房門自有一個天地。而且那邊娛樂節目除了看電視、打桌球、到酒吧飲酒外，就沒有什麼，不及香港的多采多姿，加上天氣陰寒多雨，留在有中央暖氣系統設備的屋內，遠比到外面流連舒適。功課每星期都有幾份，但考試少，壓力不太重，溫習的時間很充裕，可以把課程內容慢慢咀嚼，一再反芻後，又跟有特別興趣的同學討論，便會漸漸領會和欣賞學科的神髓。

我的宿舍附近有一個湖，湖邊景物怡人。每次心緒不寧，思潮起伏，我總愛到那裡獨自散步。細觀大自然的生趣，偶然花鳥映唱，再投目湖面，一切依然，遠處草木，平淡如常，我的心境也會漸漸平復。

回家

一晚，寒風刮了一整夜，天氣驟然冷起來。大清早，天空陰雲密佈。我在上午只有一堂課。課後，慢步回家，路上，風停了，但雪花卻突然從半空中飄落下來。我趕快走回宿舍，關上房門，站立在窗前凝視：風還沒有靜下來，雪花正在漫天飛舞，一幅北國雪景就在眼前，是喜悅，還是恩賜？猛回頭，原來旅人在外已幾個年頭，我想起在香港的同學們，隱約中看到他們微笑的影子。於是坐下來，快速放上信紙，提起筆，告訴他們我就要回來。